

状元娘子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(台湾)高阳 著

状元娘子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辽新登字 3 号

状元娘子

ZhuangyuanNiangzi

〔台湾〕高阳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）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310,000 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8 $\frac{1}{2}$

1994 年 6 月第 1 版

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000

责任编辑：王 强

封面绘画：王 岚

封面设计：冯少玲

责任校对：何 力

ISBN 7-5313-1327-8/I·1178

定价：15.80 元

1

登莱青道的辖区甚广，西起益都，东迄荣城，北自蓬莱，南至崂山，这三面环海的整个山东半岛，也就是当年齐桓公称霸的大部分地区，都归登莱青道潘蔚所管。

道台衙门一向设在登州府治的蓬莱。在明朝，这里是防倭的要地；倭寇的克星戚继光，便生长在蓬莱。入清以来，蓬莱帆樯云集，商务极盛；因此，咸丰十年的“天津条约”，迫于英国的城下之盟，在原定的“五口通商”之外，南北加开十三个“口岸”，其中便有登州的蓬莱——北方新开口岸三个，是牛庄、天津、登州；特设“三口通商大臣”，专责管理这三个地方与洋人通商的事务。

哪知到了同治元年，勘察新开口岸之时，洋人对蓬莱忽有异议，认为港口太浅，巨舶出入不便；要求另换一处。

这另换的一处，也在登州；属于登州府福山县管辖，土名叫做“烟台”，而“大清一统志”不载其名，洋人就只好以山为名，管它叫之罘。之罘却是个大有来历的古名，秦始皇二十八年登之罘立石；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；三十七年至之罘射巨鱼。封禅书所记八神，第五位名叫“阳主”，祀于之罘，都是这个地方。到了汉朝，武帝太始三年登之罘，浮大海而还；亦就是这个地方。

这曾为千乘万骑的帝舆大驾之所集之罘，在明朝沦为滨海的一个荒凉的渔村；由于在此曾设烽火瞭望台备倭，所以土著称这个渔村为烟台。如今，盛极而衰，没无闻达千余年之久的之罘，终于沾了洋人的光，又大交鸿运了！

烟台三面负山，一面临海；之罘山环抱于西北，烟台山兀峙于东南，崆峒岛屏障于东方海面，港湾内水深风静，是栖泊巨舟的上佳地点。所以，一向是苦力的“下关东”或者飘洋过海去闯天下的这个出口，随着艨艟巨舶的不远千里而来，一下子变成商贾云集，五方杂处的大地方；不过两年的工夫，市面繁荣得非蓬莱所可望其项背了。

烟台的风水一转，也为登莱青道潘霁带来了好运。因为烟台新设一个海关，称为东海关，归登莱青道所管；这个缺虽不比管江海关的苏松太道、以及管津海关的天津道那样日进斗金，却也算是一个肥缺，有足够的力量，在幕府中养几个吃闲饭的门客。

潘霁的门客，大都是他的苏州同乡。其中之一，名叫洪钧。

洪钧字文卿，原籍安徽歙县东乡人；是宋朝名臣洪皓的后裔。到了洪钧的父亲，迁居苏州，卖酒为业，早就下世；洪杨乱起，洪钧奉着寡母辗转流离，最后到了山东。

山东的市面，相当安定，不必担心长毛会打过来。只是洪家母子俩有限的资斧，已经花得差不多了；非得想个谋生的法子，才不致流落他乡。

洪钧的书读得很好，而且已“进学”成了秀才。“秀才乃宰相之根苗”，这话一点不假，所以洪钧耻于继承父业；再说卖酒要本钱，亦是一大难事。想来想去，只有走一条读书人不得意时常走的路子：游幕。

读书人的得意，自是从科场中直上青云。头一年秋天乡试中了举人；第二年春天会试中试，便是两榜进士出身，称为“联捷”。等殿试下来，发榜授职，至不济也是个“遇缺即补”的“老虎班”的州县“大老爷”。不足周年的工夫，一名白丁可以一跃而为傲视

“风尘俗吏”的新贵。无奈江南为长毛所蹂躏，咸丰十一年辛酉正科；同治元年壬戌恩科的乡试，都不曾举行。洪钧自知秋风得意的日子，为时尚远；死心塌地作不得意的打算。想起同住在客栈中的一位同乡，老于世故，正好请教。

他这位同乡姓朱，是个捐班的县丞，分发在山东候补；缺未补上，却派了两回“河工”上的差使，狠捞了几文。单身一个人住在这隆发客栈，夜夜有流莺相伴；洪钧去得太早些了，惊动了双宿的野鸳鸯，不免抱歉。

“不相干，不相干！”朱县丞是很放得开的性情，居然将洪钧延入寝室，而且唤起“姑娘”来见客：“金凤，你总说我生得又黑又胖，不像苏州人；喏，现在你来看看，苏州的白面书生是啥样子？”

那金凤娇小玲珑，一张脸生得极甜，与人高马大的北地胭脂，风致大不相同。此时嫣然一笑，向客人问道：“贵姓？”

“我姓洪。”

“洪少爷请用茶！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！”朱县丞拦她倒茶，“你不想想，你那双手干净不干净？”

“缺德！”金凤笑着骂了一句；扭转腰肢，转到床背后去了。

“今儿这么早！”朱县丞定睛看了洪钧一眼，又说：“我猜你必有心事。”

“是的。”洪钧答说：“想请朱大哥指点迷津。”

朱县丞将洪钧从头到底打量了一遍；点点头说：“走！我们上大明湖喝茶细谈。”

济南号称“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”，城中七十二泉，都汇集于城北的大明湖；湖上古迹甚多，顶有名的是湖西的“历下亭”，辟为茶座，最宜清谈。

听知洪钧所要指点的迷津，朱县丞连连摇头，一口气说了三个字：“难，难，难！”

洪钧不但失望，而且颇为反感；但想到朱县丞的心肠很直，也就沉着了，“难在哪里？”他问，“是做幕友难，还是我洪某人想做幕友难？”

“两者都难！”朱县丞答说，“文卿兄，听你的话，好像对游幕一道，隔阂得很？”

接下来，朱县丞便细谈“幕内”。这一行推浙江绍兴人为首，苏州府属人氏的势力也不小。师弟相传，秘授心法，其间关系“东家”前程的重重奥秘，非局外人所能窥测；一旦“学幕”艺成，师父推荐、同门照应，才能上下相孚，得心应手。否则，孤立无援，哪怕有通天的本领，依然处处杆格，事事棘手。

“原来游幕也是有帮口的！”洪钧想了一下，试探

着问道：“朱大哥可有路子，领我入门？反正我也随波逐流，跟他们‘混’就是。”

“路子倒有，只怕你不肯。第一，要大礼拜师；跟在老师身边，‘有事弟子服其劳’，虽不会像商店里的学徒那样，替师父倒溺壶，为师娘抱孩子，不过奔走之劳是免不了的。第二，要想入这一行，就要死心塌地干一辈子，绝了功名之念。我看你的志气，在这一层上头，先就办不到。”

洪钧默然；认真思量，果如所言，大礼拜师，奔走之劳，都可委屈一时；要他绝了功名之念，一辈子依人作嫁，实在于心不甘。

“是不是？”朱县丞很起劲地说，“我就知道你一脑门的金殿射策，平步青云的念头；眼前只是想混一混，守时待势，是吗？”

洪钧老实答道：“是！”

“那得另想别法，游幕一道，其路不通。你倒设身处地替人家想一想，辛辛苦苦教出一个学生来，原就是为了替自己添一条臂膀；如果劳而无功，又何必当初？”

“想想也是！不过——”洪钧嗫嚅着说不下去了。

朱县丞人情通透，深知他的难言之苦，一面“噗噜噜，噗噜噜”地不断吸水烟，一面替他细细筹划，由省城想到外县，终于想起来一个人。

“你跟潘观察可有渊源？”他问。

道员别称“观察”；山东官场中，姓潘的候补道好几个，洪钧不知他指的是谁？所以茫然无以为答。

“我是说登莱青道潘霁。”

“喔，他！”洪钧摇摇头：“素无渊源。”

“那也不碍，我替你找人出一封八行，你去碰碰看。此人倒是肯照应同乡的，而且兼管海关，不至于无可位置。”朱县丞很恳切地说：“老兄仪表堂堂，笔底下更没有话说；只要稍为收敛收敛傲气，不愁潘观察不赏识。”

“仰面求人，哪里谈得到傲气？”洪钧苦笑着答道：“多承朱大哥指教，我决定去走一趟，那封八行，还要仰仗大力。”

“包在我身上，明天就有！”

朱县丞说到做到，果然去弄了一封引荐的信来，出信的人不过与潘霁认识而已，并无深交，亦不烜赫，所以这封信无非作个谒见的因由，谋事能成与否，完全要看洪钧自己；甚至能不能见得着潘霁，亦要看他的运气。

运气总算不错，洪钧不但见着了潘霁，而且谈得颇为投机。

这潘霁又号伟如。虽是捐班出身，却非胸无点墨；精于鉴赏，深通医道，亦谙禅理，装了一肚子的杂学，

而洪钧都还能对付得下来。

再一谈到一地风光，就更显洪钧的长处了。一部纲鉴他读得滚瓜烂熟，而且最好舆地之学；对这登莱青道前一年所移驻的烟台形胜，竟比到任已经两三个月的潘霁还熟悉些。

“老兄渊博之至，佩服，佩服！”潘霁这才提到洪钧一直在等待的答复：“既然是同乡，我没有不尽力帮忙的道理。不过，我这个缺，也是虚好看；烟台虽设了海关，权柄都在洋人手里，税务司由京里总税务司派遣，我这个‘监督’，连每月洋税实收数目都不知道，遑论其他？文卿兄，我不是推辞；你不妨到外头打听打听，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。”

所得的答复是如此，洪钧凉了半截，勉强答一声：“我哪有不相信老前辈的话的道理？”

“你相信就好。说实话我是怕你所望太奢，所以预先声明。”潘霁忽然又拿话扯了开去：“文卿兄老母在堂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昆仲几位？”

“四个。”洪钧又补了一句：“晚生行三。”

“喔，都住在一起？”

“不！大二家兄回苏州去了；只晚生带着幼弟，奉母流寓在济南。”

“不如归去！”潘霁说，“苏州克复以后，李中丞抚辑流亡，百废俱兴，市面很好；老人家总以回老家为宜。”

“是，无奈——”洪钧欲言又止。

潘霁点点头，唤来一个听差，低低嘱咐了几句；然后又转脸跟客人不着边际地谈苏州的近事。洪钧口中唯唯否否地应付着；心里七上八下，始终摸不透潘霁打的是什么主意。

也不过一盏茶的工夫，洪钧如坐针毡，只觉辰光过得好慢；正想告辞，好歹先出去透一透气时，一时瞥见那听差捧了个拜匣出来，不免暗暗气恼，“当我是来告帮的！”他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三、五两银子一个红包，打发走路。哼！看我给他个难堪。”

他只猜中了一小半。拜匣里倒是有个红包，内中二十两银子一张“庄票”；再有一个红封套，封面正楷写着“关书”二字，内有一份全帖，聘他为“东海关文案委员”，月致薪水关平五十两。

“这是我的一点微意，莫嫌菲薄。”潘霁先递红包，后送关书：“薪水定得少了些，委屈，委屈！”

洪钧真有喜出望外之感，起座长揖，等抬起脸来时，眼角已见泪珠。

回到济南，说知此行的结果，阖家又喜又忧又悲，

忧的是二十两银子还帐都不够，更何来还乡的盘缠？悲的是洪老太太所生四子，最爱的便是这个顶有出息的第三，二十六年来像这样去一趟烟台，十日不见，还是第一遭；往后千里睽隔，牵肠挂肚，如何得了？

洪钧的妻子自也是割舍不下。不过他这位何氏夫人，貌逊于才，才又逊于德；强为欢笑，多方劝慰，总算哄得老太太收住了涕泪。又拿出嫁妆中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——一对金镯子，变换了作盘缠，才能动身。

动身前夕，夫妇俩说了半夜的话。洪太太不放心的是丈夫的起居饮食，乏人照料；洪钧所不放心的，除了老母，便是幼子。

他的幼子，也是眼前的独子；五行缺水，取一个水傍的单名为洛，小名就叫洛儿。年方两岁，而又多病，如果夭折，对洪家的关系不浅；因为洪钧弟兄四个，除洛儿以外，就别无下一代，所以洪太太一提到洛儿，心头便像拴了个结似地，拧紧了痛。

“喂！”洪太太对丈夫说话，一直用这个字作为代名，“我有句话，不知道你可听得进？”

“你说嘛！”

“我想替你讨个小。”

“你——”

洪钧刚只说了一个字，自己都还不知道下文如何时，做妻子的却深恐丈夫拒绝，又得费一番转圜的工

夫；赶紧抢在前面拦阻：“你先不要开口，听我说完；我说得没道理，你再驳我。你常说：我们洪家在咸丰初年，男丁上千，如今只有几十口。虽然一笔写不出两个洪字，到底族里的事，管不了的只好抛开；抛不开的是我们自家一个屋顶底下的事。老太太常常犯愁，说是四房合一子，洛儿难养，如果多几个男孩就好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洪太太气喘停了下来，正好给了洪钧一个插嘴的机会，“这话我也听老太太说过。”他说，“老年人总希望儿孙满堂；也不想子息有迟早。像大哥，今年也不过三十刚出头，莫非就不生养了？”

“老太太的希望不在大哥；在你身上。”洪太太越发放低了声音，“老人家的想法也有道理，她说：三房里将来一定会得发，多生几个养得起。这是门面上的话；私底下又跟我说过，你是读过书的，生下来的就是读书种子，荣宗耀祖，全靠三房。”

听见堂上老人是抱着这样的期望，洪钧的感觉是温暖而得意，不由得笑道：“那要靠你的肚皮争气了！再接再厉，连生贵子。”

“就是为了想争气争不到。”洪太太叹口气说：“唉！自病自得知，看起来怕只有洛儿一个了。”

洪钧微吃一惊，急急问道：“你有什么病！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？”

“我何必要说？说了害老太太、害你担心。其实，

也不是什么大了不得的病，无非气血两亏而已。”

“气血两亏是本源病，明天一早先请个医生来看看，配两副药带在路上吃。一回苏州，要好好请人看。陆懋修的医德很不错，我来写一封信，重重托他。”

洪钧一面说，一面起身要找笔砚；他妻子一把拉住他说：“你也是！得着风，就是雨。瞎起劲点啥？我是月子里做的病，吃药无用，全靠将养；往后日子过得宽裕些，慢慢儿自然会好的。顶要紧的是让我心安！你坐下来，听我说。”

等洪钧坐回原处，洪太太便吐露了想为丈夫纳妾之意。她的话很婉转，道理也很正大；四房只有一子，门祚衰薄，既伤老人之心，更非洪家之福。而她，气血两亏的身子，只怕再难受孕；就算侥幸受孕，亦恐受不住生育之苦。所以想来想去，惟有替丈夫纳妾，才是上策。

“我是从去年就有这个意思了。只为你功名未立，又在赋闲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如今不同了，你有了馆地，又是单身在山东，起居总要有人照应；讨个小也不算过分。你的意思怎样呢？”

洪钧自然怦怦心动。妻子的贤慧是他所深信不疑的；这番话又极恳切，决非故意编造，用来试探。但冷静细想，难处甚多，第一，自己的境况，仅仅不过免于饥寒的开始，既乏金屋，何娇可藏？其次，年纪

到底还轻，而且子息虽少，究竟不是无后；从哪方面看，纳妾都还嫌早。自己独未到足以自立的时候，在亲友乡党之间的名声，不能不顾。最后，纳妾既为延嗣，而且是由妻子去物色，一定选中憨厚老实的“灶下婢”，说起来是宜男之相，其实蠢如鹿豕。虚担纳宠之名，全无半点温柔乡的实际；这种傻事做不得！

这样一想，便很聪明地笑笑答说：“你不要多事！我刚刚交运脱运，犯不得‘桃花’！”

“这不是交‘桃花运’。而且，算命的都说，你是‘官带桃花’，不要紧的！”

这“官带桃花”四字，洪钧入耳，有种无可言喻耐于咀嚼的滋味；但“只堪自怡悦”，不可与妻子细论；所以笑笑不答。

“你不要笑；总有一天，你会晓得，我处处为你打算！”

在东海关的苏州同乡很不少，而论地位却数洪钧最清高；因为如此，相与往还的同事反倒不多，游踪所及，亦不过登山临海，晨看日出，暮数风帆而已。

清游之外，少不得也有酒食征逐的时候；每次下馆子必“叫条子”，却都是些庸脂俗粉。洪钧眼界甚高，随俗叫过两次，觉得索然无味，便即敛手了。

这天是一个广东富商万士弘作东；此人待客极其

殷勤，觉得一人向隅，满座不欢，所以执笔在手，非要洪钧报个名字不可。

“士翁，”洪钧被纠缠不过，说了实话，“并非兄弟矫情，北地胭脂，实在不过尔尔。更不相瞒，敝处最怕葱蒜，碰得不巧，哪位姑娘开口来，真正吃不消。”

这话说得有些煞风景；便有人搭话：“文翁想在这海隅之地，领略‘板桥杂记’中的风光，自然是件办不到的事。不过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；此地胭脂亦未必尽输于南朝金粉。”

此人音大声宏，身材魁伟，地地道道的燕赵之士。洪钧知道自己渺视“北帮”姑娘的话，是失言了；急忙认错：“兄弟放肆！得罪，得罪！”

这才真是失言。那人冷笑着向隔座的人说：“老兄你听听，倒像我跟北帮姑娘有什么渊源似的；骂了北帮姑娘就是得罪了我。这不是笑话吗？”

“原来是说说笑笑，谁也别认真！”做主人的急忙拦在中间，乱以他语；“选歌征色，原是寻乐趣；来，文翁，好歹叫一个。”

洪钧心中颇为不快。但既无拂袖而走之理，就只好和光同俗；便点点头：“那就烦主人举荐吧！”

“我倒想举荐一个，让文翁看看，北地胭脂中，也有南朝金粉所望尘莫及的。”无奈，与洪钧言语上有冲突的那人苦笑着说，“那人从不应条子！”